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撤都用以收民力裁新餉以惠民窮盡人事天變修省之最急者

八月

壬子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修省疏曰人妖謂何臣初來入揚也揚之人流言曰淮兵亂矣揚城陷矣庫金劫矣臣在舟聞之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激吾兵耳及四月初至揚淮兵寂如也無何又匿名帖曰淮揚至于五月廿六日起兵臣又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搖吾兵耳至是月兵盡過淮淮兵亦晏如也然密查揚城內真正思亂奸民亦以數千計而靴山一派則不止揚

郡邑也。江淮一片地，無適而非兵，尚不知何日動也。此未發之人妖也。臣正欲離揚，而白蓮賊起，攻陷城邑，徐濟一帶水陸並梗，自南自北，咽喉斷矣。自度前去之兵，豈能飛越，而發兵時，不予一甲一械，防生事也。寧知其有此乎哉。留揚郡鎗鉞等數千件，以解發前去之兵，入淮已在六月初矣。淸江浦有曹汝風者，來首妖賊四十餘人名姓，皆的傳頭也。然竄于糧船，且皆此四十人勾連，可為人。職不敢問，有深意焉，非畏賊也。至黃河口，據都司徐尚元報稱，初九賊以為人攻夏鎮，吳典史率鄉兵千人先潰，中軍領徐兵四百人不援，防守夏鎮哨官不見，守備翁秉忠經過

相偵無馬無械聞差陞化興從之使戰猶冲殺一陣殺傷
亦相當因見鄉兵既潰答兵不來因而火起乃弃逐船辦
巳先焚矣先興化之手書現在化興攜一時之急非有他
腸也替其官辦手殺數人亦戰敗至宿遷職前營守備王
鴻翔與把總劉國忠百總李拋珍等遇賊于黃池山下幸
自帶有火礮數十件向前攻打賊走分追之擒賊首一
人併奪獲刀鎗旗幟百餘件宿遷知縣所目擊也職鞫賊
首名劉永明係滕縣一派分擒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
僞稱安民王以廿八人塗面稱廿八宿口稱我佛出世廿
八宿俱巳下界爾何不速從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

二萬條人令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尚有十餘枝未動云云
職已決意殺賊即于宿遷縣推牛誓師將劉承明開刀祭
旗訖臨刀猶稱寡人受享已發但弟子不來救云云當賞
王鳴鶚等銀一百兩又杭州知府李煒然賠已被賊留住
亦藉鳴鶚等救脫護至桃源李煒然賞銀六十兩此亦少
許之功也若在他人決定鋪照一一備行文字以報內奏職
有而不為也夫苟秉忠之敢戰忠也其消也以無械且無
援也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劉國忠等之捷也以稍有械
也亦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職尚在數百里之外及誓師
厲兵一面發檄文數十道提醒鄒滕以禍福以為解散

黃河清 地震 怪風

計一面委加銜都司藍學信統領三千兵而以張思任督揮併發劉佐兵二百名原任知州徐長祚兵一百四十名赴夏鎮矣及過諸城令亦云近偵探得妖賊十七枚滕兗鄒尚不過五六枝耳譬若合符此已發之人妖也地變謂何六月十六日臣到宿遷之次日也未刻黃河忽清可數百里許鬚眉皆照掬以烹茶潔淨無滓家語云黃河清聖人出

冲聖已當陽矣安用再清為且萊郡七月初五寅時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徂東南去屋瓦皆動天異謂何六月廿二日怪風大作折木發屋黃河岸之船竟有被風浪擻

日珥

送在岸者糧艘不知何如七月初三申刻日四珥珥旁有
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
就久而不散夫年來怪風靡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
向南脚反向北又橫旁日珥豈卽人妖之應乎而蓮賊之
爲人妖卽見於天象又應在日珥之旁故職見河淸不敢
喜而見地發天異又不能不懼矣
皇上宜何如早計何如修省以爲　社稷計也若夫驛遞
當蘇人人言之卽沭陽顛榆相去一百八十里而額馬止
十二匹昔爲僻壤今有逆賊則濟上鄒城路皆阻塞而此
十二邑頓化爲通衢豈十二匹馬所能答應每一使客至正

驛遞

官軍單騎自顛馬於民則若可知矣推斯以往若寧止於兩邑以職計之倘昔有腰站應即伏之無腰站則應加馬自行軍調遣飛報賊情外悉於郵符而倘馬戶逃驛官亦逃至

減新餉

國有警急亦中格而不得達全局之血脈絕矣若用兵之地應急減新餉勿驅貧民以資逆賊此尤要着也此亦早計修省于百中之一也矣職以痴心慈勞伏以熱腸陳言職愚已不可藥矣

昔牛條山下覆草跋是神斗號十分不知

太僕寺少卿潘朝楩天人交繫疏曰臣楩竊觀前史辨忠邪述分途著典十迹先鑑君能親賢遠奸日趨于治君或

滿公此摺首個如疏推崇純剛凡千萬世賦鐵案憐虎頭免虎日公亦是耳

疏賢親姦、且趨于亂、千古一轍、世有大忠、亟進危言、扶引正類、葺罅補漏、可轉亂爲治、世有大奸、巧飾讒辭、賊傾善類、黜抑僨援、蔽治而爲亂、亦千古一轍也、陛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淸理刑政、爲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刑、而置　國家于蜩螗沸羹之場耶、

主有帷幄之任、臣無犬馬之誠、大黜赫焉、尚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周加謨劉一爆、願　命倚重之大老、以搆讒太孫慎行、守禮介否之宗伯、以封典詘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革職、皆不顧惜焉。獨腯腯于三十劾疏之閣

臣即去而尤加與禦瑞輯于鮑蘭屏奸䀉于逐臭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
已垂為箝口之戒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
盡之計孔融等去而漢益促李膺等逐而宋不競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狄夷索百萬之賞邊臣尤
慮其飽伍卒乞錙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恐雁鶩終至毀
室呼庚難與荷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築城耳止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
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如深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
月冤臣冤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什之不再內徐有功且

兵咽也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溢條

至于遼廣為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舊優何足惜乃

湖兵則臣鄉辰州應募者遼廣失陷鄉人在陣目及親以

桑梓求見臣故得訪其遼廣二事之詳遼陽之禍起于袁

應泰之納降夷盡佔民婦女置不理以致遼民怨叛送納

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

廣寧之禍起于王化貞濟金以贈西虜而不給使卒偶有

叛息驛之城外扞禦遼行苦雪難為固守化貞知其不足

憑恃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忙荒惟抱

頭走矣事發舍卒未嘗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深一謀
一局巧一局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
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的實
不欲殺人媚人耳
祖宗朝豈有此顛倒乎賦會輸之近資軍閭歛之民皆髓
血乃棄城數撫擲三千萬如泥而之沙巧賜撫賞錙三十
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　請餉
加派膌遊膌若　九關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與時叛亂
不獨蜀黔齊魯已也泥沙委弃而漠勿求脊血彈竭而征
勿獄

豺是如此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掌調燮票擬主持清議況今剩伏關頭政宜誅斷共矣從前救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極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遞加罰矣平章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奸輔家居迎款過道中托數千金于盧受借畧起平章入耶而盧受敗則又營竄于奧爵遣抑客日何　內府交歡跋扈之奄借以招籠又物奄以樹威振瓘潰裂之緣皆奸輔作之俑焉

祖宗朝逆流所必加者也至若威畹所不當前何至以奄

人錄骨之私說幾

皇親之三僕 三宮分有長尊何至以美妹例闕之私昵

淸 母儀之芳規貌翻胃于輿臺褻壺範于偃扁此

祖宗朝防微所倍凛者也臣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十宗之靈若朝者之言不實願徼惠于

祖宗之靈遣五行吏褫其魄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甘之

以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淼

縱而畨美机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壘。狙猾者觀望而
容探聲息。浮游者虛權而弁覘蘧蘆。以
祖宗金輝玉燠之彝典。屑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
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推折于劍腹戟拳之毒螫。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雕鷹美犬之樞紲弱子計
尊拖水淫婦口善污人此言雖小可以除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
陛下一至此。臣子亦各有耻不自愛惜。乃污而喪心。甘爲
青史斧鉞。又不思
陛下祿蔭之及臣。可以覆露奕代。臣子顛倒之禍。

國不顧傾亂斯須恢恢天網能容此輩戎潞哉臣豈不知韓文謫于暴奄楊繼盛死于嵩輔然一腔血熱性而灑誠不忍見神州之陸沉致陵殘之震驚也即從逢于于地下猶生之年也訪巢許于山中亦臣之願也所望陛下終覽臣疏希發乾斷嘉與閣部大臣斟明種種顛倒不憚改弦悉執于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可回人可收一日而黃虞天下無難者如執成心詘詘血流恐遲則瓦解魚爛之端急則四分五裂之釁留此公案于天地間遺之奕代不泯耳

疏入奉

聖旨落職爲民、

科臣朱童蒙疏劾騶弁張士顯妬害掲榜劉鎮華情罪請

亟議處分、

貢臣辭歸、

上曰朝鮮王恪守臣禮功勤恤民忠義可加着　賜文綺

一襲銀一百兩仍　賜

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航海入貢艱險備嘗

其領賞外加賞紵絲一套通事等官加賞絹衣一套隨從

員役各賞銀三兩以彰朕懷來遠人之意該衙門知道、

十事小疏剴切言之家說所當一一見之施設

禮部侍郎朱延禧、姜逢元補經筵講官、

御史侯恂 陛辭敬陳十事疏曰臣碌碌庸菲叨膺按黔之

命力小負鉅正懷飲水而黔撫適以敗聞、

黔撫于六月初六日祗平越各兵將在新添衛相與上十里聽丞恩之言妄謂賊可下隆相助遂于初十日發兵此時副總兵徐時逢與參將范仰仁以爭各不相屬十一日范總兵于毫城河沈與賊交戰因失利止折損數百則將殺傷亦略相當尚未敗也而徐擁兵不救則由范參于黔撫處言其擅違節制輕戰失利黔撫即差官拘提范參將令其兵悉聽徐節制范原古鎮筸有兵八千皆其原領各兵一聞此信遂一鬨而散于此少失調停徐便勢孤至十七日為安賊所圍遂至全軍覆沒其將如孟長庚、高唐忠等固不足惜若馬一龍白自羅皆表表者而今皆陷豈不痛哉想

聖心之憂勞念王事之迫急畏此簡書進敢即安惟此去 蜀盜遠戀 主盜深于表耿耿不能自已切嘆方今戎馬難蘇旦夕從容豈曰無時乃天未嘗負人也而

人每負天、封疆雖遠、中外布列、豈曰無人、乃
君未嘗負臣也、而臣每負君、感時觸事、有懷于中久
矣、茲舉月前要務事、關大計事、得十款、
皇上擇之、
廟筭不可不定也、戰守不可不和也、攝貳不可不肅也、
巡撫不可不擇也、停恩不可不裁也、嚴威不可不督也、
邊苦不可不念也、兵料不可不備也、召募不可不戒也、
驛遞不可不節也、臣謂廟筭當定、國家政體分
于部而總于閣、一切機宜、必須再三斟酌、然後請
旨、條下所司、畫一行之、今綸扉之地、先自票同、如向
者變搖無端、錢糧之說、與夫監軍贊畫之不得兵也、
李流信之謂山海也、
明部臣已領閣揭、乃從而駁之、意見之不投、聊商量之未
及、職有識斷交贊、古謂安在、而又令人安所從乎、冀閣
臣之念之也、另爲詳較、爭衆和、一天下事、并一家私議、部
使今且別解、寧得過執成心、令一事之爭、不勝抵捂、如
二將之分轄布置、既定、忽有奇變、遂致踈矣、部左、部與
科左、科與道左、而部且內與外左、堂與部左、邇見撫而
控疏之罷、三撫召亦遵章求去、得無以此介于此念、不
化成隙、非小、並人上、斁材乘下、殷不失和氣所譜

臣之忘之也、竊謂樞貳當簡六師之先、干櫓器也、其任
最重、而在今日、則又最難、故必威名素著、精力有餘者
乃稱勝其任、而愉快焉、即如吳仁度清品標士、授以軍
旅、業苦才與用違矣、中途告病不出、大政推而又起之
使來、夫其無病抽身、則必坐視
君國之急、將安用之、而如果病也、少司馬豈養病之官
也、竊謂起廢當擇、擬臣之彀、所以布德宣威、揮壓一方
者得其人、監司而下、凜稟望風、提封以內、無不晏然矣
即如張鳳翔之在黔南、練兵捕盜、庇樹保障、王象恒之
在留都、且以餘力遣將解銀、催勸山海、各省而皆如是
也、千城豈憂無托耶、故當事宜慎擇之、并術資衛、恐衰
暮者無人展布也、毋株爐望、恐浮剽者無與幹局也、是
安攘之第一義也、竊謂恤恩當裁、
聖主踐祚、覃恩廣被、一時乘機漫會、乞請乞廕者、處
不無僥倖之心焉、上姑予以爲榮、下濫得以爲賞、或至
并易名之 大典、而亦倖邀之矣、恐 人主摩礪宇內
止此生前爵賞與沒后之褒衮耳、雖蓋難志、繫纓可惜
願
皇上持昌爵之戒而已矣、竊謂嚴威當霽堯舜之世、都
俞吁咈、濟濟盈堂、用成唐虞之治、頃者

嚴旨屢下震怒不測司寇突蒙革職去
國而近又有建言削籍者矣
聖明初政鄭寺之臣所逐等于僕隸探之元首股肱之
義毋乃少傷乎 國體 君度關係不淺願
皇上寬霽霆之怒而已矣曷謂邊吏當念今之爲邊吏
者不死于敵則死于法又不則以𠅘劾去耳被其玉關
之入難期金印之垂何日一援疆場氣索然盡矣尚安
望得其死力乎請自今凡任中邊者得以破格論俸俸
滿輒遷別求才賢代之使進可以望封拜退可以俟陞
轉開功名之路鼓豪傑之心斯亦殷雷零雨之遺意云
耳曷謂兵部當儲從來刑名錢穀有識慮者皆可以見
色措辦而獨用兵有專門焉有別裁焉今禮曹出而典
兵樞屢轉而銜文何兼才之多也而一遇緩急又稱乏
才無他官易方則人有蓬蓋之心而技不素習者不精
也請自今慎選兵部司官而久任之漸而邊道漸而
邊撫漸而總制又漸而樞密焉于此取才焉彼其閒力
而請談者皆兵事也庶乎治兵不患無人耳曷謂召募
當戒自有東事召募者紛紛矣而究竟無一兵之用徒
俾 國家無數金錢枉付逝波而博徒游棍談笑而取
之爵無何而徙綸踵其後亦可永以爲戒矣非不計會

卒皆驚憂古無兵也內有督浪外有洋弁設法禦防淵
嚴防禦世爵世襲之家下精俊而厚鎮之將島令兵
萬萬也另罷□□賞罰斯途之困急矣旨宗定立何需
解懸惟是清齊閒局蕭條道旅而資郛任與戰者一差
反得鮮衣怒馬驛翔道路此輩假差為利需索遂授何
所不至乎欲清清簿符當無禁正途而禁雜流一途借差
馳驛者盡行停輩至于捐資解邊費本少而取償多則
是驕局尤不可許而諸部名色之差亦各量為裁減則
輸蹄省而疲累甦矣以上十款或人所未言而陳其端
或人所曾言而臣竟其說總皆目前之要務軍國之
大計惟望
睿覽俯鑒愚衷一一採而行之尤望
皇上務勤政親賢納諫以齊將練兵四字制亂緩以紓
吏安民四字弭盜賊勵精圖治坐致太平臣越在遐荒
趨首
闕廷有餘福矣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
祠歲祀。

免磁罷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鳳翔請
增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堝湯站等
處賊級械馬有差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切臣一介庸愚在遼
二十餘載謬蒙遼東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叛逆
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氷
堅凝匱援絶而猶仗
皇上威靈廟堂勝筭討復寬奠衛聯南衛而上年十二月

內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雖陰陽其志之

麗人牽制奴無西犯儻津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期臣張勢牝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即以報

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急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

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　闕庭未嘗不太息悲咽而繼之涕泣也敢以一得之見為

皇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龍及劉某礮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番遞　神謀以折虜志使彼為我用而

不爲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事以來兵餉喪於渾河之役水卒殲于　詔使之還旣騷我卒於彼之江洋更耶彼餉於我之兵士困疲極矣而無籍之徒非謀賫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扎動騎官馬滿馱私貨隨途擾害舉國盡爲擠眉臣思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宜速

勅登萊撫臣嚴禁奸人托名咨扎以入麗者此登萊聯朝鮮法也至於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爲正登津爲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洋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特聯旅順密邇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島上

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民自多感德慮無不効命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閒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罔非特牽制奇着實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鼉磯島皇城島爲登萊門戶兵將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算惟是旅順之險設若爲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部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

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仍
令陳大部應援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
山島五十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扎
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參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
州則斷奴酋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
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
伸以海州參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連小松島請
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扎委加銜都司林茂
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命劉可伸為之應援石城
東距獐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船二十餘號用巡撫

委守備程攸以岫岩備禦居之入守岫岩麗島東距鮮鎮寬甸二百里即用經略札委鎮江鍊兵遊擊張忠孔委練兵都司署遼陽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奠間并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營彭越肆楚之法孫子罷吳之術虜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師壓之如臣前揭部院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奴可滅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兼得虜情而我得一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謂遼民藏奸毋令渡

海正不知遼將武多通虜遼民反實懷報國且據其壯丁爲兵藏其家屬遁登安挿逃處何妨之有惟速給臣餉三十餘萬差官剋期押付弁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募浙兵精於火器者萬餘給發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守以爲恢復至計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伏乞

勑下部議處糸餉以臣言可采速

賜裁決暫以恭養之餘年爲　國家竭東隅之報効且臣受王撫臣東行之令原約七月襲取寬鎭八月撫臣即渡河東徒以車多掣肘坐失機宜奴勢益熾各城復陷致臣

劝忠劝義之雅心淪没於堪悲堪咽之時事而更遷延危疆候兵候餉杳然一載此何時勢也而堪此容說空談乎況去冬奴賊先攻鎮江知江東無兵是以新正安心過河以攻廣寧今又牽制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 神京豈能安枕且奴衆雖不能操舟而遼民捕魚爲生者多爲賊用彼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是奴可水犯陸犯我總難戰難守即殺身異域徒增原下之悲而一片忠肝無補孤魂之泣矣萬分緊急敢冒斧鉞上懇倘 廟堂以未經目擊之情形偏執登鮮無益於恢復之大事優游不斷挫過六七月光陰秋高風勁漸至東洲事不可爲奴得併

力山海悔之無及臣身居險地言出痛心不敢自附否畫

弟祈我

皇上勅諭諸臣用臣未議使得悉心計而盡瘁乎鯨吞

鱷噬之中即粉虀有餘榮矣奉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叅看前事抄出到

部爲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巴腐舌

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紛

奈之何哉假令榆關可丸泥封西虜可鞭箠使文龍即不

効置弃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

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議

其後也文龍滅奴即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視棄文龍如
濟中梗奴一意西向捲甲疾馳阨關孤壘奚以禦之況其
列兵旅順改造風帆萬一掠海島望登萊混稱兵船鼓棹
迅至彼時即擬接濟之遲悞何及哉撫文龍跡中款奴情
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干統以某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
奴先據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
虐逃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為中國效者亦且數萬
誠　勑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遼民勇
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募稽
遲之悞又無安家行糧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

寒不勇戰鬭者費倍省而氣復倍壯是一兵可當奴百兵也夫其不可丸泥封轍審使者 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爲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奴者任其疾呼不爲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疏所 題閩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獨淮兵前奉 旨過海而裹足淮揚藉口剿妖豕繡之威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其而昭畫一耶夫一渡海耳懦者畏之以爲害而奸者顧涎之以爲利所稱假借鞠委擾害無厭藉其力不恤其私利其物致孤其望則桀驁之謂何臣部當與經撫諸臣亟嚴加申飭矣既經具 奏前來相應復請合候

舍樞據之，遼安而就，亂猜之形，若決非遼，易遊難此，其心固是，以信于天，下後世矣

命下遵奉施行。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遼難得人，願視督理關城兵務，上疏曰：臣頃于講筵讀奏關城事宜，仰蒙

皇上一一　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

國，無不悉意商確，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欲求滿足分量、衆口稱快者極難。但關城之事，攏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來伍，有逃將議築議繁，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不前，兵不練，何以為守？西虜決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討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月。逃將之破局，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杏

山三萬之義民豈不恐其化爲夷虜關城數萬之流民豈可恐其盡爲潰卒而方且釋最急之計與可緩之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爲西虜之暴場令之過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議及而逃受難于危也可乘至大將方在經營而彈文糾其手足矣道將偶有籌策而彈文又剪其羽翼矣將使才賢稟討于巡官敢勇程材于巡將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嘲笑有聲蓄精查綜理于瑣屑神情疑滯于偏枯聽不可悉之數以爲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幾以爲目前而又失其遠大倘不可任之人以爲公勤而或隔于忠

計聽不可信之議以爲忠計而更疏于公勸此山海之大
槩而進官進將之爲也經略王在晉清辯嚴明公忠詳愼
意在守關自是滿　朝定論而無奈將吏之逃者遂借守
之說以謬逢主意而旣無將遂無兵更多方以去異己之
不爲逃者在晉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之者實難其人已今舉
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卽臣所疏三四
人臣所未見者旣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猶未盡滿
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
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卽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尤得以

自竭其力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可以用道將之長而柔其短臣亦可以為道臣用而補其所不足如秋高馬肥之日奴未窺關則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為
皇上力守雄關必不使匹馬橫行如賊稍知欽戢克鋒則臣與諸臣將先簡驍勇有智之將以訓練士馬兼以提掇全鎮之精神如逆人可用決不敢以衆疑而棄拜逆人西虜可撫決不敢以衆信而遂遽西虜待兵將調和文武附豫進可攻坐可守然後用事諸臣中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皇帝
先皇帝之生成也臣適與禮部侍郎鄭以偉議以偉謂臣
不可去中樞仍當擇任經畧而以臣往來關上爲督視其
次第極知才力綿薄未必即可擔任然當今爲不得已之
時諸臣或抱欲爲之志或抱有爲之才而未見關城之事
臣亦既見之而不以身任之豈惟仰負
皇上委托盛典即臣内自修省何以稱塞職分至于不量
臣心或謂矣以經畧授欲得之人而又或以爲才不堪負
荷矣自揣承且成敗利鈍前途自難逆睹臣俱有所不顧
矣事急情迫惟

皇上憐臣眞懇之心惟臣以本官督視關城兵務數日內
便可單車赴任待歲杪稍有次第便可還
朝其合行事宜容臣另具以聞奉得
俞旨

遼東經略王在晉請旌苦節疏曰據平遼總兵官毛文龍
呈稱照得職原係山西平陽人也寄居浙江杭州年九歲
父監生毛偉弃世母沈氏年二十六歲即守制家事零落
職係仃孤苦無以爲生幸母舅今順天府尹沈光祚養育
成長職念母老家貧因遊邊塞緣仕以斬俘西虜功升[illegible]
户旋蒙楊經略加銜都司母年六十有二矣抱病在杭歷

其言辛苦可憐

書召職私情烏烏罔極私衷南望涕泣腸爲百斷陳情院
道不俞給假此時職亦念忠孝不能兩全　國家正當多
事不即南歸而母因念子病轉床蓐已成終天之恨矣雖
比皐魚之痛竟同吳越之仇此職所以呼天望雲而每不
禁涕泗也然在廷建言上院亦未蒙下擇芻蕘遂致遼廣
連陷職每念臣子當以身許　國故沙場裹骨爲將之榮
但慮一旦褁革則職之爲臣盡忠　廟堂必爲職顯揚而
職不及爲母氏陳其苦節則爲子盡孝之道職實有虧而
職母氷霜之節揺是以子不孝蔽其善矣今當
聖明以孝治天下以節義風天下如職母者應在旌節建

坊以彰風化而本部院鼓舞將吏之法必能達其萬分填
結之心事以得其寸心感奮之效力職非負駿亦怒蛙也
顧居鼓舞之中敢求心事之達且職有戳無援自分一效
報　國職效而誰爲職母鳴節乎即職弱弟毛季龍肄業
錢塘庠學亦安得如職存日有本院鼓舞將吏憐職之海
外孤危爲職題　請旌節乎庶職生彌昝斷結之心誓當
瑱賊不共戴天即或從事疆埸而忠孝無虧得含笑見母
氏于地下矣伏乞照詳　請建坊　旌節施行等因到職
看得毛文龍之母沈氏青年守節臣從浙多年業聞其賢
文龍刷歷邊疆伊母倚閭屢盼天涯遊子念華髮之堂

海外孤臣感白雲之在望孀幽貞成其素志咸彰伊母之賢淑德本自名門玉成敘嗣乎武文能爲國忘家爲君忘親當體必至之情而朝廷教臣以忠教子以孝須爲錫類之典即其立功名于異域亦宜標懿哲于所生　旌表之恩似應覃及徑具呈前來擬合題　請伏乞敕下禮部覆勘旌揚以示激勸施行

欽經略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以閻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劉得

功等俱斬罪賓承武斬罪

總兵達奇勳等釋放立功

革逃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勘

儲才公揭

浙江在京大學士朱國祚工部尚書姚思仁吏部侍郎王舜鼎禮部侍郎錢象坤翰林來宗道錢士升等揭爲明久未明之公論雪久未雪之沉冤懇賜奏伏以賢

聖恩以拔士氣切惟賓興取士

國家盛典即有瑕瑜不掩長短兼存苟乘至公理無許其豈意壬子順天鄉士子譚遂不辰端思玄黃之戰爭禍成遂大之萋菲結衆學賢無錮考官而禍士子波及諸上人借士于以逞考官自及當時傳聞今日言有餘痛以致鄉壬子科二名中式舉人今彼輩以監生聽選童學賢者論其勤則不憚不式屏而塋所但十年論其貧則露蹤露肱鶉衣不當取結祇以平日好奇之過試卷不無句字之疵遂當

世局之紛繁　偃諞華之慘殺實一託流落四科所
淵補情於再至三人皆知其附窮誰不憐其淹森背
先帝發臨匪月恩遇匪常升遷一
詔憐寒士類之無辜被帶此阻滯階悠閒之皆涕泣感
勅所司奉行每恐議論之方紛遂至
聖恩之明格作等語切雜叅酌知究固試以一言質之
公詢近來士子中式之文安能片言隻字皆無瑕疵但
收羅出自無心則遇會亦其運命凡文之奇正工拙不
能自言如其刻畫已成不妙收之一雜縱以奸尚積有
善殊矜征了據邀止但寄輕則獲試甚則詞拔阿恐無
罪見斥令已獲之乘充爲不反之忘耑毛惜俞哀苦萬
狀凡我同人能無戚與況
先帝恩　部澤及拯拔豈以文理稍諧之貧士不得比
作矜犯升之罪人均沾
聖治以此數彼情何不平然聞孫宗伯于學賢之呈批
以久諳不惟以知宗伯惻但慈仁業心惻學賢之圖但
怪前人之蔑闇姑侯與日之平反但在宗伯未免成心
況天下更多公論稱等言之又言自知其贅但恐河清
驕侯人壽幾何尚學賢奔走長安窮途無措一旦受譴
成病卒犯霜露使士類長有不伸之冤氣

光帝有永布之深仁
天下久有不刪之公論，豈不可痛，豈不可惜，且學賢名雖被斥，志不少衰，朝夕乎不停肇，若以前卷之未醇，則請內覲其同衙之後，舉是亦保余之也，不失慎重之意。于復者非傳于懇求，復學賢者亦非節矣。今壬子兩正考，鄒老先生、米老先生，昔在京師矣，昔日學賢革而仁二公去，今月二公歸而學賢復正，公道明則俱耕之日也。二位老先生諄諄學究，言則嘆息耳。鄒蘇門老先生臨革之際，更以壬子榜中未復二生為痛。吾恩師義兩賢，豈有私哉？若夫學賢原分考于發藻之首卷，非鄒之麟之門生，若以之麟尚有門生座主之情，則當之麟後官之時，何不為學發一語？若以學賢一復之，麟必有疚反復然之意，則公論再延之麟之日，何以升舉一端，是之麟當以之麟論，學賢以學賢論，兩衙絕不相關，不宜葛藤不斷，繼連不化者也。至學賢既革，當時下第之人紛紛造蕩，流毒七類人，皆知之。縉紳先生尤能道之，不必更言矣。伏乞速來 恩綸，速拆公論，則賜奏復復學賢，俟來科會試。
國是幸甚。

九月癸丑

初一日

皇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

學問磨礪已久性地昭瑩理趣洋溢非敢然道學可及

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國之志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闕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悅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忻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眷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

一疏為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鋤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淵淵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

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所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琳宮會館。舉目如林。韻語新聲。擲耳如雷。豈獨得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術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正之壇坫耶。臣嘗思之。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並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

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即兀坐深箐若六年乃濂洛南北棲
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
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齊劉孟秋朱洪謨王汝訓其
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
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
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
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洗其塊壘消
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

所蓋原論

若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恐聞講學也實煩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動勒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頹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渝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闇竟蒙家之言惟自艱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尤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

近學亦論其眞不眞眞不眞何[illegible]譏行滅

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歸爲順則之民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既千百世共學之心

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貞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開講學之疏等事臣讀之不勝悵愧竊惟世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

特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特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
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孔孟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
子後有異端蜂起列國相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
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是周家
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三月閒因東事暫停

講學二字始明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剏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照一代文明之盛況今戎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

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
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
而甘心冒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
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喜然以二百五十
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駭無惟乎童蒙之有
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
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敬臣多矣臣方
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深山亦有餘適矣奉

道而明婉簡切可謂善言學問者矣

聖旨馮從吾品望素孚何以人言引咎着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講學欽賛

聖功疏曰臣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熈惕厲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

進說文武公卿序列充廷

皇上潜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非不歡欣覩頌

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天下臣民莫不同心而向

道此舉

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也師既向學臣獨敢自弃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也仕者仕其所學也賢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情之名判而二之豈仕之學經徒爲俯拾靑紫一登仕路便弁髦經傳禁口講習之功師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

帝王可不學而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羣臣可不學則面墻者何云前代勿論于祖宗講讀之官崇顧問之佐何者非勤聖學以爲臣民之法乎從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爲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便臣獨以爲文事武備

原本十宗稽古聖人赫怒致于道岸誅罰出于帝側警師
勤衆必以降衷恤性爲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化晉之
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爲能用武也哉 臣 待罪西臺
切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群倫左副都御史
馮從吾默証潛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惕法紀表率寮寀
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惓惓惟
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者俻賛
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而爲
皇極勸與之人必共忠且勸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
設寧爲

皇上闢首善之功臣入署新治事未與爰草助之力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信于人至累三臣謬蒙浮議乞先將臣罷斥臣退復丘林誦詩讀書以終蹤齒伏願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大小臣工同心同德悅禮樂熟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隆矣奉

聖旨朕留心學問豈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這所奏知道了

太常卿朱光祚遂稽月令除骴之仁兼倣周宵造禮之義近搜

之流亞歟

國典、復有明徵、祈廣大德生生、以消民厲、以勿傷宇宙泰
和疏曰　臣幼讀禮、周官惜人之職以掌除骼禁、孟春有掩
骼埋胔之令、卽古之築觀者、豈獨張武功明德義哉、葢謂多
暴露則傷天和、大亂大荒所必至也、查得
景皇帝朝、先臣李秉巡撫宣府奏掩土木雞兒嶺戰歿遺
骸一萬五千、仍
請下令大同紫荆諸鎭、幷掩不下數萬、彼殁邊臣也、而葬骨
如此、則山東四川、景州、滇黔等處、弄兵潢池之赤子、節接
塘報今日殺幾千、明日殺幾萬、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
人之血、是亦如

大之
主所心惻也、則掩埋之月令不可忍乎。李秉故事不可激
而行之乎。禮有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祈曰造與所
而祭之也、三祈曰禬凡國之凶荒與民之亂喪皆禳焉、又
有小祝、掌小祭祀、時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弭災兵解者
曰災人患兵人難也、以遠辠疾解者曰、辠自貽之毒疾者、
厲氣也 臣 看得山東往歲大荒蒙
皇祖遺憲臣過庭訓發帑施仁、全活甚衆、今瘡痍乍起而
妖敎繼之大惑不解、駢首就戮、臣 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也。查得

欽皇帝朝先臣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會江南河南山東秦晉大旱特
請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福
上從之今思
泰嶽鎮東方號曰天帝之孫生人之府倘邀
皇上霈寵發德音遣一人造而修禮明信潛孚兵荒永息
古帝王有行之者不可謂其為荒唐矣臣
官贊太常叨小
祝援經據典欲仰佐吾
皇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以導天和以消民沴議者或不與
宜室夜半之對同類而共譏之乎所以然者為

國以虞虞設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日傍有陰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凝結成象也六曰瞢陰氣蒙蒙日光瞢也三兆數見而東省所報人字之象尤難戲豫則所以預繪國荒修禳民亂忍不與藏鬼祝綢之仁亟亟並行哉雖明德薦馨無煩尸祝而遇災知懼不廢禱祈臣 素未習占候家言但以聞詩聞禮潛擴其爲

上爲民之忱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遠遵周禮近循

景泰洪治二朝事例遣祀除骴用弭氛祲俱限冬春之交各該有司于厲壇相近所在另置漏澤園一區收掩道路

遺骸分別男女勿容混雜先日冊報院司於天啓二年三月奏繳報部分別賞罰各有司除原設郡厲邑壇外仍宜倡建鄉厲壇祉厲壇以妥先祀其有好義士民捐貲葬骨設壇歲祀者撫按徑行旌奬此事據　臣　所知在山東則濟南府同知唐謙吉昔爲石首令著卓異之聲華近質之山西撫臣劉策太僕寺卿耿廷栢籍籍同聲東昌府同知李自蕃前令天長慕古循良之治近質之保定巡撫張鳳翔光祿寺卿曹珍洋洋一口是在該省院司專議委用必稱任使非虛譽也推之楚蜀相鄉凡蜀中身首異處之遺骨浮江而下者　臣　鄉賢監司守令自能覩物興悲恩流枯骨

無假臣言斯其考驗亦易但下流日充所見而上流之仁
政可知巳二議倘通行庶幾堯天舜日長覩吏治民安臣
犬馬愚忱無任欽禱之至

山東妖賊流刼金山卩徐州震動

起原任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王圖充實錄副總裁

復編修張廣陳玄暉簡討王祚遠纂修實錄

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

玉牒

紅面黑字揭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册封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該衙門知道、

經畧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範疏曰、西虜以憨爲主、憨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夷所視爲重輕、故講賞爲憨之賞鉅、而賞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叫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卿奉憨之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不慎則終必濫觴、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爲、去年賞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寧淪没、憨賞謨我何以賞爲、我兵當關數十萬、尚欲殺奴、何

有西虜不欵有戰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論祈虜不能難即一年一賞 臣 亦未許而適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而賞英恰復索往歲王欵之賞而 臣 復論之曰欵何在其誰與賞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十六疋之價而 臣 復論之曰馬何在其誰與價酋使語塞而欵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鑽刀歃血立有盟詞願助兵滅奴并力恢復

天朝彊土若奴兵到憨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賂背盟陰合當雅斷罰蓋指天爲証也姑與之而深裁之慮其

衛後請也是役也副將楊張喇嘛王桑吉叭歲自爲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剌謬於其間而浮議絶牧民老且病然赤心爲國口枯舌敝千廻百折而款事成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益以來人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不欲其多來而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閭憨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互市雖係憨族而不與憨同賞然其賞有數不若憨之費矣鎮安所宰賽也閭粆花亦願來受款通使以爲宰賽粆花切近於奴奴動粆花必先知之奴地距

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後不得志於我不能歸故西虜受款後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細無以中之必不動今日以款虜爲急着而謂其不當款者慮其賁之斧也賁不斧而入我之戎索恐舉朝亦不以爲迂矣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隱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爲虜中最悍與拱兎歹青爲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憨即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憨不敢爭而抽扣代之爭其擐臂者八部既强使之鐵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者一先是督臣遣使至歹青拱兎所適與奴使會惹食於帳中奴使讓我入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歳賞不

能勝虜之衆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他岐而交爲
不固可虞者二憨貪我之歲賞以爲恩見我拒之力姑與
姑就然去歲廣寧進馬實未償價而諸部爲之撥置藉之
爲墻壁恐前闕思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
季之賞可虞者三虜素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爲唆朵顏
諸部亦漸生需索矣昭明信於犬羊責寒盟於猾狗難爲
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
虜乃罕索羅部窺我之弱率衆要賞其心不善比往往借
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此數百騎
者烏足動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爲賞而非爲助也助不可

常而賞遂爲例我峻拒不與究必生事啓釁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被貴英哈所占頭目慣投粆花粆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而以真夷雜處其中陰我圖恢復遂悉選五路投降之虜於海蓋閒悉用真夷渡河以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而不知其爲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有機畧於彼腹心之間彼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興禍患於我肘腋之地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强之策也夫籌邊滅虜

廟謨自有定筭至于優虎酋之賞在閣部督撫大臣當竟

劃然可行

成之臣可藉此以寬
聖明暫時之東顧矣
吏科給事甄淑請文武一例
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眞才以濟實用疏曰我
朝之制武科舉于鄉拔于會選于兵部
祖宗之法至善也但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
固寬取于三途制科以三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
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
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驚而雄心不使之妄動聊設科以
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適少文者之用而已不似文科制

度詳備令其人戶誦讀率土之濱莫不務爲亨途也此文
則勸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方蠢
爾處處兵興博衣大帶之儒不嗜仗鋭披堅之味即號曰
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選循級而遷以充員數
而已見循之捕而遽責以徼奚能之
皇上軫念封疆曾出楙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
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于用者非
天不生才亦非草澤有眞才恐不效于
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
觀察而後眞僞定今以比武士天下英雄之萃拔矣與其

出榜勤使招募不相知之人。于不可得之數。孰若乘其負劒抱策羣然而赴

闕下面擇之而精練之為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祿無窮之帑費。飽有名無實之人。冒上濫下營之欲。孰若宏吾網羅。嚴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于無私之爵秩之為公哉。與其寄耳目于羣情。施蒐求于影響。孰若聚之

廷下俟

聖聽

聖明親見親聽之為確哉。凡此入彀多士。弓馬試矣。策論試矣。恐射騎之一。或遺諸藝之全。而尺幅之華。難信韜鈐

之實況掄武與掄文不同其膂力欲强也技能欲精也年
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心膽欲忠也志量欲沉毅也才
德欲智勇仁義信也骨字骨幹欲超也此數者可于尺幅
弓馬間悉之否　臣　讀
皇上比照之場例除頭場瑣屑不敢煩
宸嚴而以策問而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共用待放榜
之日暫令中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
恩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如列單察訪
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
塡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投單

諸生過堂諭令各陳所能先期演騐部臣閣臣商訂揭進

十月之望

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衡分官讀卷一聽

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擬鎮撫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選缺補授定于三年內選完以免壅塞臣之所見如此況總督鎮守廷推

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遣

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爾儼然

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然

祖宗原無是法然乎

舊制嘉詳非乎

舊制有背也倘于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用而縣是永行天下不復貴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閭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何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

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祈

勅部酌行臣無任激切之至

揭屯田事宜

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逃民事務太僕寺卿兼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於兵爭擾攘之餘創難繼之時為此急畫隨屯即效未有待利於他年者故以兵屯當年種當年即減如趙充國伐先零必央

扣米馬食用費米九萬七千三百六十三兩是也募人
屯當年兵餉即足如韓重華請代耕募人爲十五屯家
省度支錢二千萬緡是也臣以今年季夏視事去耕種
之期已遠又兼安插一件相耕地方不報地遠人不願
屯不得已用布公衙議買膳馬畫夜子庄青苗熟地七
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廣買門畝戶錦衣帥熟田七
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衙所買地收得高粱一
千一百三十石四畝戶因陳雲漢戶報無多值王鴻贄
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
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矣於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
圈白塘口雙港辛庄羊頭犬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
見汪可農往閱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田甚多盧同知
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十一職惜其時不需屯甚急而地
利之遺畝甚多也欲盡開之因開經歷〃據鑑曰六處
荒廢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六官督開一畝農工止用入
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
河爲力不多其餘農器牛種可以數計臣若於農者也
其人忠實可任屯因今光祿署丞陸若萱田管鄭千總
張光宇策照抚甲法往式之通計六處旁近約水旱田
可二萬畝有奇即雙港白塘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千

旱田可二千挪只須挑濬舊河數丈則每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即令召人挑濬臣部諸人皆畏事勤力共保也不騎馬不乘船自備盤纏以往可與趙鑑等共事者其同家圈葛沾數處則宋游擊承壽張思忠等皆能任之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鑑法開之飛箱舊箱郎在昐秘但恐地方有司不宜以國家爲念職勢不得行

莫莫無可奈何耳謹揭

只違祖制弊源便絕雖有倖者亦不能以一時目乳片紙直救時之良策也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臣聞之語曰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列烽火戒嚴于臣無益祖法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廐非素公之臣救時之策也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陵京重地護衛當周京

單十有三萬而馬更過之自種馬變為債寄而額日絀然
猶牧養近地以備緩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
請討之議屢奉
欽依嚴行禁止令甲昭然今保定總兵郭欽請以解　京
馬價支放買馬矣不知今日　京師何恃而僅僅六千八
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　京師乎恐
於借價放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牆東省之
妖民黔蜀之騷動　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窺伺
尚不欲其馬之備也即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郊關
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竟置寺臣於法而今日

之馬豈更富於

世宗時哉在在思逆豈更減於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用責將誰歸即誅督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疋例止三十兩耳欽謂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駿以為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尚可謂之馬乎

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力強歲少者耐走而每疋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謀買之即趣

不思甚矣若謂事有關於民間利病

祖宗豈不籌之甚熟哉願　臣　愛

命印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奏有

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匪輕安敢無說而至於寺卿張典

王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為閔時救弊之計但東警不諜

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逋逃

先交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虞未云行此一年後不

為例是知

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　臣　謂

惟此一年之內緩急最為叵測莫若仍舊買之為妥也伏

乙

皇上　勑下兵部從長酌議。亟行該寺遵照

祖制速催題派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　陵京有恃。臣愚

幸甚。

宗社幸甚。

禮部接出、

聖諭朕皇王弟令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選侍、誕育勤劬、兒

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

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廟、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禮部擇於十二月初三日行禮、

內閣接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億兆之祥、但刑獄重

犯甚多、本當處决、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刑部着牢

固監候、愼防出入挾帶疎虞、勿視爲常、容縱其逆叛妖黨

强賊所犯情眞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勿爲姑息、卿等傳

示該部遵行、特諭、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廕秩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今特出旨

亦須正品

垂念貞勞寔臣以勵羣工疏曰臣讀書至九經章曰敬大

臣卽繼之曰體羣臣曰體在血脉心志罔不相流通之謂

故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在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錫

命在

明君之仁也蓋臣不以時危改節

明主不以遐邇志念誠在史籍班班可考頋

陛下念薛敷政全蜀危城陛太僕寺少卿諸臣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清貞故來首爲百僚勸然敷政外臣

所痛心盼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永安力撑貴陽數月矣

此兩三月不聞消息臣憂心如擣乎越兵敗不知誰爲接

濟張我續移鎮偏沅不知何時有濟遐想永安與巡撫李
楳督學劉玄錫此三人者如稿葉之禦衝風一出入息若
日如年矣噫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即陞都御史浙竟賴
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地無他虞即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錫玄在兩司中孤掌獨折如蜀中之戴
景周著萬編等困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擢無拘常額俾諸
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語曰
明君之行賞也煖如時故人勸極力而樂爲盡情雖所以
原諸臣亦所以衛

社稷也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以大
義其旣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臣中間有遲回者
亦人之情不然涉屺岵之事揪掌僶俛安處之詠陟詩備
載不遺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爲雲貴兩省及山海
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筭兩差事平仍舊無論
事體不比中原之一即道路嵐氣見者心傷亦鼓舞人情
之一道也臺臣雅有志操近日深之棟先年拿獲劉保此
奇功彼不自以爲功今驅馳于居庸山海多事之時亦當
作二差彼不自以爲勞臣閔其復
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

平開僞交奴之所長此不可不辨司以破

國之寶也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差者無所用勸臣心豈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顒
天叩懇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戰守勤勞應錄敘的即與錄敘其李橒史永安劉玄錫萬鎬等見在圍困着即加銜以示激勸雲貴及山海關按差准并兩差候事平照舊呆之例依議優敘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琿直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兵毛文龍接伴院臣李聲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

兵所送軍兵三百餘名回自湯站擒獲假達五十餘名生擒真達五名前來獻捉真達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鮮國穩城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構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惑其邪說誠本國之不幸若令通官朴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論辨於副總兵則曰我之經絡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真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兇言極是謊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

惑、合先具本備繇奏聞

天朝以辦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路詗知或使小邪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遞書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於副總兵豈有容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擄之人詐稱小邪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於小邪咸鏡道滿浦在於遼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至千里係是小邪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說則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即指被擄人金景瑞也拘係賊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還放矣安有護送之

事乎據此推之、誣誑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構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流之於
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說、或入於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陳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點虜奸邪之說、將臣此疏、亟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羣疑、不勝幸甚、
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奏

聖旨覽奏逆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
切同仇將負剿用征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